

足本
陸宣公全集

大東書局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再版

陸宣公全集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精裝本另加實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編者 沈卓然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南京 北平 天津 漢口 蕪湖 廈門
濟南 南昌 雲南 杭州 重慶
徐州 汕頭 哈爾濱 新嘉坡

大東書局



(本館校對者朱晉材)

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一 奏草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一
論關中事宜狀	四

卷二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七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一〇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一二

卷三 奏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一五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二一
重論尊號狀	二二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二二

卷四 奏草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二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二四

奉天論解蕭復狀……………二六

奉天薦袁高等狀……………二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二八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二八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二九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三〇

卷五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三一

又答論姜公輔狀……………三四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三五

興元論解蕭復狀……………三五

又答論蕭復狀……………三六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三六

卷六 奏草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三九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四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四二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四三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四四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四五

請釋趙貴先罪狀……………四六

論替換李楚琳狀……………四七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四九

卷七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五三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五七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五八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五九

卷八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六四

陸宣公奏議 目錄

四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六五

論齊映齊抗官狀.....六五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六六

卷九 中書奏議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七二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七九

奉議寶參等官狀.....八〇

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八一

卷十 中書奏議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八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八二

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八二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八三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八五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八七

再奏量移官狀.....八七

三進量移官狀

八八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八九

卷十一 中書奏議五

論裴延齡姦讒書一首

九〇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九八

卷十二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

一〇四

請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

一〇八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

一一二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

一一四

論稅期限迫切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

一一四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宣公奏議 目錄

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一二六

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陸宣公奏議

卷一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含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危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惠？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願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

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蓄；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踳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杆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茂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魏遲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

理垂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底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窮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榮休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供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瀋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休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

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俊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芑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戎，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則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

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念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甯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就就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陷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所備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難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甯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卻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闕。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猷，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

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邠，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北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蠹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崤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陷寇，點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有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帑，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閒，徵發

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廊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閒架、榷酒、抽買、貨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卷二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有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閒，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鳴咽。旋屬游瓊，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甯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甯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惻，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騷然，而京邑關畿，不甯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閒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費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謔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

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閒，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丞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